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一之一

仁宗皇帝紀十八之一

康定元年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知諫院富弼請罷宴徹
 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參知政事宋庠以為不
 可弼曰萬一北虜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罷宴如
 弼言弼熙寧初久旱乞罷御筵指名宋壬戌
上深悔之庠勸賜國子監學田五十頃仁宗不納其言今從之
 備廩使毛迎嘏已等至境上欲議通和詔所上表如不虧臣
 禮即受之初西賊自承平寨退聲言將攻延州范雍聞
 之懼甚即奏疏言延州最當賊衝地闊而寨柵踈土兵寡弱
 又無宿將為用請濟師疏入未年已載去而元昊詐遣人乞
 和雍信之不為備元昊乃盛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壬
 申聲言取金明寨李士彬嚴兵以待之夜分不至士彬釋甲

而寢翌日奄至士彬父子俱被禽遂乘勝抵延州城下雍先以檄召鄜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於慶州使至保安與鄜延副都部署石元孫合軍趨土門及是雍復召平元孫還軍救延州平得雍初檄即率騎士三千發慶州行四日至保安與元孫合軍趨土門有蕃官言賊已入塞直指金明而雍後檄尋到平元孫遂引還 乙亥復至保安平素輕賊謂其下曰義士赴人之急蹈湯火猶平地况國事乎因書夜倍道兼行丁丑至萬安鎮平元孫領騎兵先發步軍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令騎兵先趨延州奪門時鄜延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保安北碎金谷巡檢萬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雍皆召之為外援平亦使人趣其行戊寅旦步兵未至平與元孫還逆之行二十里乃遇步兵及德和政遵所將兵悉至五將合步騎萬餘結陣東行五里平令諸軍齊進至三川

口遇賊時平地雪數寸平與賊皆為偃月陣相嚮有頃賊兵涉水為橫陣遵及忠佐王信薄之不能入官軍爭奮殺賊騎五七百人乃退賊復蔽盾為陣官軍亦擊却之奪盾殺獲及溺水死者又八九百人平左耳右脰皆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級及所獲馬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賞汝語未已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卻引二十餘步黃德和居陣後見軍卻率麾下軍走保西南山眾軍隨皆潰平遣其子宜孫馳追德和執其鬻拜之曰當勒兵還并力拒賊奈何先引去德和不從遂驟馬遁與宜孫皆趨甘泉平遣軍校以劔遮留士卒得十餘人力戰拒賊賊退還水東平率餘眾保西南山下立七寨自固距賊一里所賊夜使人至寨問主將所在平戒軍士勿應復使人詐為戎卒送文牒者至則殺之夜四鼓環寨大譟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人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

何降也明日救兵大至汝眾庸足破乎已郊賊黎明復呼曰汝降乎不然當盡死平又使人應之曰汝欲和者當為汝言之朝賊舉鞭麾騎自山四出合擊官軍平與元孫巡陣東偏賊衝陣分為二遂與元孫皆被執賊圍延州凡七日及失二將城中憂沮不知所為會是夕大雪賊解去城得不陷萬俟州東路都巡檢二月乙卯贈子官郭遵開封人延州西路都巡檢使三月癸酉贈官王信太原人御前忠佐龍衛都虞候兼御史中丞趙玗聚米圖經皆不然光所記日尤詳且與司馬光記聞及趙玗聚米圖經皆不然光所記日尤詳且與玗合今庚辰廊延走馬承受薛文仲入奏元昊寇安遠寨六從之宅使化州刺史金明縣都監李士彬與其子左班殿直懷寶並戰沒詔廊延副都部署石元孫都監黃德和領兵防邊廊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援之其士彬所部蕃漢人戶仍令延州丞加招集時朝廷猶未知延州被圍平等已敗故也士彬世守金明有兵近十萬人延州專使控扼中路眾號鐵壁相

公夏虜畏之元昊叛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白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禽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士彬於是降者日至分隸諸寨甚眾元昊使其諸將每與士彬遇輒不戰而走曰吾士卒聞鐵壁相公名莫不膽墜於地狼狽奔走不可禁止也士彬由是益驕又以嚴酷御下而多所侵欲其下多怨憤者元昊乃陰以金爵誘其所部渠帥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是春元昊遣衙校賀真來見范雍自言欲改過歸命朝廷雍喜厚禮而遣之凡先所獲俘梟首于市者皆斂而葬之官為致祭真既出境虜騎大入諸降虜皆為內應士彬時在黃堆寨聞虜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遂鞚以詣元昊與其子懷寶俱陷沒士彬先使其腹心赤豆軍立以珠帶示母妻使逃母妻策馬奔延州范雍猶疑之使人詢虜皆為所禽雍初聞虜大舉令士彬

先遁去其意必謂延州危急將旦暮陷安肯却入延州及延州圖解乃自鄜州復還延州范雍已劾其罪回應不納遣還鄜州聽命則為鄜州也 庚寅詔喃廝囉速領軍馬乘元昊拘其理勢亦當然也

空國入寇徑往拔其根本若成功當授銀夏節制仍密以起兵日報沿邊經略安撫司出師為援別賜對衣金帶絹二萬疋喃廝囉雖被詔然卒不能行也 辛卯天文官李自正上

星變圖且言月與太白俱犯昴當有邊兵大起 上謂輔臣曰陰陽占候中否參半紂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興王者當祇畏天道要在人事應之何如爾 壬辰命夏守贊兼緣邊

招討使 宰臣張士遜等言禁兵戍邊久其家在京師者或不能自存既退 上召內侍就殿隅索紙筆自指揮使而下條為數等復召士遜等示之曰朕不欲費三司特出內藏緡

錢十萬以賜之士遜等因請遣使安撫陝西於是起居舍人知制誥韓琦適自蜀歸論西兵形勢甚悉即命琦為陝西安

撫使 上謂琦曰異類猖獗官軍不習戰故數出無功今因

小警乃開後福 癸巳西上閣門副使符惟忠為陝西安撫副使 甲午秘書丞通判鎮戎軍管勾隨軍糧草田京簽書

陝西經略判官事從夏守贊之請也 京本傳云守贊罷經略

不就試去又參項竦軍事與晁宗慤議不當大舉及在福十 責通判廬州不知參夏竦軍事是向時其議不當大舉附十

乙巳詔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一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敢轉隱

者重寘之法宰臣樞密使聽畜馬七參知政事樞密副使五尚書學士至知雜閣門使以上升朝官閣門祇候以上二餘

命官至諸司職負寺觀主首皆一節度使至刺史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至軍頭司散負副兵馬使皆勿括出內庫珠償民馬直又禁邊臣私市鬪者官給 韓琦言陝西科擾頻仍民已不勝其困請免括此一路安眾心從之 此據家傳當考 詔民

間以喪樞寓僧寺而久不能收葬者官為埋瘞之 丁酉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宰相張士遜章得象參議之即不須簽檢國朝舊例以中書制民樞密主兵故元昊反邊奏皆不關中書翰林學士丁度嘗建言古之號令必出於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乖異則天下無適從非國體也請軍旅重務二府得通議之知諫院富弼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而宰相不與乞如國初令宰相兼樞密使上參取其言而降是詔士遜等以詔納 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等奪權弼曰此宰相避事爾非畏奪權也時西蕃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自喃廝囉界各稱偽將相來降詔補三班奉職借職羈置湖南弼言二人之降其家已誅夷當厚賞以勸來者 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弼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弼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即更極論之士遜等乃不敢辭 左千牛衛大將軍綿

州刺史從誨等六人上言幸託肺腑尸厚祿顧無以自効願得從邊以捍西賊大宗正糾其事不由本司詔從誨等自今有所陳宜關大宗正司以聞從誨德昭孫也 庚子以西蕃首領三班奉職吹同乞砂三班借職吹同山乞並為左千牛衛將軍各賜帛三十疋茶三十斤使還本族捍賊始用富弼之言也 是日賜永興軍草澤高懌號安業處士懌季興四世孫幼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說從种放隱終南山與張堯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草澤知長安寇準聞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懌推其弟所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懌講授諸生席間常數十百人至是杜衍乞賜以處士號乃命為大理評事懌固辭 上嘉其守特賜之詔州縣歲時禮遇仍給良田五百畝其後文彥博又言懌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勵風俗復賜第一區 初元昊既陷

金明寨遂攻安遠寨門永平等寨 永平等寨主監押初欲歛
兵匿深山避虜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人遮城門立於馬
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謀告吉曰如此兵則完矣
如城中百姓芻糧何此往還之跡何可掩異日為有司所劾
吉為指揮使不免於斬願先斬吉於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
從行也寨主監押慚懼而返虜至圍城吉率眾拒守卒完城
寨主監押以功各遷一官吉曰幸不喪城寨吾豈論功乎云吉後官至團練使
女為郭逵夫人當考 丙午德音赦延州保安軍流以下罪
皆叛奸細人不赦見屯將士並與特支其非中傷而潰散者
不在此例賊所劫掠第蠲其夏租軍民及內屬蕃部為賊所
害者量賜其家緡錢若諸軍更與一季請受是日改元仍於
尊號去寶元二字悉許中外臣庶上封議朝政得失自范仲
淹貶禁中外越職言事知諫院富弼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

莫若通下情願降詔求直言盡除越職之禁於是 上嘉納
焉 丁未詔陝西安撫使韓琦與轉運司量民力蠲所科芻
糧調民修築城池悉具數以聞當加優卹 將佐懦怯者並
令罷去停諸州上供不急之物數十萬時慶州人陳叔度等
陳邊防策既而補官東南琦奏曰士忠義憤懣為國獻計雖
稍收用乃置于僻左實羈縻之何得自効非所以開示誠意
來人才也詔皆徙邊任 己酉知延州范雍言今陝西用兵
之勢宜令大臣以重兵守永興軍河中府涇原環慶等路有
警則以永興兵援之廊延等路則以河中兵援之今夏竦在
永興則臣當在河中以張諸路兵勢其延渭環慶極邊並以
武臣宿將守之以備戰鬪而朝廷終未以為然臣又請選兵
官及益河東兵馬二十指揮至延州亦不得報西賊既知本
路無銳兵宿將遂悉舉眾而來攻圍李士彬父子寨柵三日

之內徑至州城下是時城中若得河東兵馬縱未能掩捕應亦接得劉平入州平既軍馬遠來為賊隔斷衆寡不敵遂致陷沒今金明一路塞門安遠兩寨圍閉經月息耗未通萬一復來寇城亦未免為閉門自守之計欲乞且差趙振為副都部署及選差鈐轄都監三兩員別濟兵五萬分守要害即一路尚可無憂昨朝廷更詢臣深討之計且天兵有數而犬羊之衆無限中國習鬪戰有時而賊能飢寒不避暴露善涉險阻日以劫略為事又沙漠遼遠赤地千里糧餽不繼臣未知深入之利也太宗朝繼遷猶是新集烏合之衆命李繼隆等五路進兵亦無功而還况今倚契丹為援吞并西土三十年聚畜國家所賜財貨與當時固不相侔然臣以為朝廷久以恩信接契丹願試遣一介之使令其出師助我復厚以金繒賂唘廝囉及二子亦令舉兵犄角而前庶此賊可指期而滅

如得綏宥銀夏數州即每歲更增賜契丹十萬縱未能必取亦可以破其借助之謀也 癸丑降振武節度使知延州范雍為吏部侍郎知安州坐失劉平石元孫也象州防禦使環慶副都部署知環州趙振為龍衛四廂都指揮使鄜延副都部署兼知延州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登州防禦使秦鳳路副部署劉興為洋州觀察使環慶副部署兼知環州始元昊將反為金冠珮隱節甲騎遺屬羌振在環州潛以金帛誘取得冠珮銀鞍三千甲騎數百請告鄰部俾以環為法庶可披賊勢不聽於是東焚金明萬劉諸族勝兵數萬一旦不戰悉為賊所有延州幾殆唯環慶獨無患時賊兵尚圍塞門安遠寨延州諸將畏避萬敢出揀及聞范雍責命衆憂駭訴於安撫使韓琦願無使雍去琦奏雍二府舊臣盡瘁邊事邊人德之乞且留雍以安衆心趙振麓勇俾為部署可矣若謂雍節

制無狀勢當必易則宜召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勞之際臣豈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 三月乙卯朔贈慶州東路都巡檢使万俟卨子天益為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以天益與西賊戰沒也 丙辰 內出手詔賜兩府及執政舊臣俾條上陝西攻守之策 庚申再降工部郎中郭勸為兵部員外郎尚食使惠州刺史知磁州李渭為右監門衛將軍三門白波都監元昊侵邊不已關中擾攘言者追咎勸渭不當拒絕山遇故再降之 同知樞密院事陳執中言元昊乘天下久不用兵而竊發西垂以游兵困勁卒用甘言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范雍納詭詐之說失於戒嚴劉平任輕蹂之心喪其所部上下紛攘遠近駭驚自金明李士彬族破而緣邊籬落大壞塞門至金明二百里須列修三城每城屯精卒千人招土民為弓箭手寇大至

則保城壘小至則自驅遂每城選閭門祇候以上為寨主都監別以諸司使為盧關一路都巡檢以填士彬之闕仍以兵二千入屬之使為三寨之援上下應接左右相顧為不可致之勢並邊熟羌久居漢地未嘗逃徙者委邊臣拊存之潛通賊謀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附黠羌尤為難信議者乃欲結西城諸國為天兵之援且戎狄貪而無親勝不相下徒耗金帛終誤指縱如涇原康奴滅藏大虫嶢數族久居內地常有翻覆之情儻不翦除恐終為患議者更欲命瞎曠為緣邊巡檢彼既不孝於父安肯納忠於國若交兵之際與賊互出首尾則疆場之憂百倍於前矣邊兵小屈皮膚之傷也民力既窮腹心之患也凡軍須出於民夫運而妻供父稅而子荷道路愁苦井落空虛今復徧修城池欲如河北之制及夏須成使神運之恐猶未及况民力乎四路用兵之郊列城禦寇之

地騎罕並轡車不方軌惟涇州鎮戎軍似少平易若不責外
守而勞內營誠取狂童未為上策大役既興春種不入食竭
必亡力竭必亂嘯聚千百惡黨相從小則掠道途大則攻縣
鎮賊兵外擾群資內侵臣恐宵旰之憂不在於一方矣請且
修緣邊城池其次邊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
處量為營葺則科率既減民力稍蘇仍須廣土兵減騎卒
蓋土兵增則守禦有備騎卒減則轉餉可蠲優爵秩之科以
誘兼并寬茶鹽之利以邀入中靜守以驕其志畜銳以挫其
鋒更須主張將臣使橫議不及則忠臣得以盡節虎士得以
忘生也時手詔詰訪輔臣攻守方略執中既合議上對退復
奏此疏 上嘉納之 右正言直集賢院修起居注吳育言
比嘗建議乞通回紇以破吳賊且漢通西域諸國謂之斷匈
奴右臂蓋諸戎內附雖有黠虜不敢獨叛唐太宗常賜回紇

可汗并其宰相詔書及納其貢奉答以金帛真宗命潘羅支
攻殺李繼遷其子德明遂歸順吳賊見朝廷比年與西域諸
戎不通先以財物啗鄰境使巢穴無虞然後萌狂悖之心宜
募機辨有膽略者使多方招誘散離其黨此伐謀之要也若
經喃廝囉及它蕃部亦密諭以朝廷之意使并力以攻均其
恩賜同其功利以情料之無不聽命者又錄 真宗時通西
域諸國并吳賊父祖始末事迹上之 詔陝西城池委都轉
運使張存與安撫使韓琦殿中侍御史陳洎相度且治邊要
之處餘今以斬興功毋致傷農用陳執中之議也 詔鄜延
至鄜州環慶至邠州涇原至涇州及秦州本界各置烽候先
是但走人偵報韓琦以為請乃從之 壬申以宮苑使達州
刺史高志寧為河北諸州軍安撫使兼兩路營田使元昊初
反志寧時知隰州亟上言請乘賊未發選驍將銳兵分道急

趣覆其巢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章數十上不報徒知貝州及劉平石元孫陷于賊志寧歎曰前策不可復用矣朝廷始思其言即召至闕問今宜爲何策志寧曰今將不達權而兵不識法制故敗乃請禁兵五百以古陣法教之既成上臨試之復下禁衛諸帥議諸帥出行伍不達古法乃曰與今所習異不肯用志寧又言元昊北與契丹通宜爲備故有此命俾經略之此據韓癸酉太子中允知長水縣尹洙權簽書涇原秦鳳經略安撫司判官事從葛懷敏之辟也洙先從葛懷敏辟但爲涇原秦鳳兩路經略安撫判官實錄於此即云陝西誤也太子中允阮逸上鐘律制議并圖三卷詔送祕閣延州之役左侍禁閣門祇候郭遵以西路都巡檢使屬劉平麾下既與賊遇馳馬入陣殺傷數十人賊出驍將楊言當導遵揮鐵杵破其腦兩軍皆大呼復持鐵槍挺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

潰去賊戰益急遵奮擊于期必死獨出行間軍稍却即覆馬以殿又持大稍橫突之賊知不可敵使人持券索立高處迎遵馬輒爲遵所斬因縱使深入攢兵注射之中馬馬蹶仆地被殺於是特贈遵果州團練使以其父斌爲天子右清道率府副率母賀封仁壽郡太君妻尹安康郡君弟責右侍禁達三班奉職四子尚幼上悉爲賜名忠嗣西頭供奉官忠紹左侍禁忠裔右侍禁忠緒左班殿直女舊爲尼亦賜紫方袍遵所用鐵杵鎗稍共九十斤其後耕者得其器於戰處皇祐中乃并與衣冠葬之河南遵開封人也丙子大風晝冥經刻乃復是夜有黑氣長數丈見東南丁丑罷大宴申詔中外言闕政先是改元詔求直言群下猶未有所獻故也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今災變屢見初莫不恐懼已則泰然爲無事切考災異之所從固不虛發願陛下修飾五事以當天心雖

罷大宴未足以檻塞大變也 戊寅工部侍郎知樞密院事
王駿右諫議大夫知樞密院事陳執中給事中同知樞密院
事張觀並罷駿知河南府執中知青州觀知相州天聖中駿
嘗使河北天聖中駿使河北當是六年八月事過真定見曹瑋瑋謂曰君異日
當柄用願留意邊防駿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德明少子
元昊頗傑悍德明嘗使人權易漢物不如意欲殺之元昊諫
曰我戎人本從事鞍馬間而與漢權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
從而斬之失衆心不可德明為貫不殺吾使人覘元昊狀克
異當它日必為邊患駿時莫究所謂比再入樞密院元昊果
叛帝數問邊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刺鄉兵久不
決 帝不悅宰臣張士遜言軍旅之事樞密院當任其咎於
是駿及執中觀三人同日罷駿乃思瑋言因以語所親厚者
云 三司使刑部尚書晏殊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河

南府宋綬並知樞密院事保安節度使檢校太傅駙馬都尉
王貽永同知樞密院事殊在三司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陣圖
授諸將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鬪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
費凡他司之領財利者殊奏悉罷還度支事多施行帝初以
手詔賜大臣居外者詢攻守之略綬在河南畫十策以獻於
是復召之與殊及貽永同筦樞密 龍圖閣學士刑部侍郎
知永興軍杜衍權知開封府西邊用兵關中民苦調發使或
從辨因以侵漁衍為之區處計畫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
寬其期會使得次第輸逸永興比他州民費省幾半及為開
封於民政尤盡力權近素聞衍名莫敢于以事者 吏部負
外郎知越州范仲淹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始用韓琦之
言也 詔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及知州通判升朝官各舉
部內才任將帥者以名聞從知諫院富弼言也 初黃德和

自三川口引麾下先遁至甘泉縱掠居民七日達鄜州明日有敗卒從間道至德和問以劉平石元孫所在對曰方戰時相失不知何在或言以失亡多不敢歸已降賊矣德和曰若爾平降賊明矣今當依奏言吾與汝轉戰得出不唯罪得解且可以收功卒既出乃揚言平實降賊有蕃落將呂密者親見賊執平及元孫亦給對德和曰賊以紅旗導平等西去德和喜與其意合乃命親吏作呂密等狀諭以今列名者皆得賞史又私增軍士數人即上奏言賊以生兵衝破大陣臣與劉平等阻西山為寨再接再戰而平敗降賊臣等不受屈力戰得出後數日平親隨王信自延州來德和與知鄜州張宗誨問平所在信惡夫將見執始言賊使李金明來約和平令帳下李康往荅之既而還言元昊欲太尉面相約平即乘馬入賊中從者不得入德和起就東廡謂信曰人皆言太尉降賊

而汝獨言約和何也信曰非信所知也它日德和復召信告之曰我已奏太尉降賊為汝異同朝廷將有制獄汝能受枷禁乎我與汝一銀釵鬻之亟去勿留時鄜延已使人拘信信不得去會天寒甚信乃為書遣平之子曰信從太尉與賊戰不利入賊中與賊約和今人乃言太尉降賊信當以死明之今衣裝悉為賊所掠願少有所濟保太尉一家鄜延路走馬承受得其書馳驛以聞德和還延州至城南范雍不納使人代領其衆遣歸鄜州聽命尋徙同州德和懼且奏言臣盡忠於國而范雍誣臣弃軍又以書抵盧守勲及薛文仲曰如有中貴人來當為我營護之守勲得書又以聞朝廷乃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入內供奉官梁致誠就河中府置獄復遣天章閣待制寵籍馳往訊之河東都轉運使王公又言訪聞延州有金明敗卒二人自虜逃還云平等皆為賊縛去平在道

不食數罵賊云狗賊我頸長三尺餘何不速斬我縛我去何也彥博牒延州求二卒竟弗得始朝廷信德和奏已發禁兵圍平等家將收其族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漢殺李陵母妻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繼忠家卒得其用平事未可知而先收其族使果存亦不得還矣乃得不收龍圖閣直學士任布亦言平非降賊者知諫院富弼力奏平引兵赴援行不淹日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恤其家而延州吏民復詣闕訴平戰沒狀上即命撤圍各賜平及元孫家絹五百疋錢五百貫布五百端時河中獄猶未決也賜平等家錢布乃三月二十三日此時河中獄雖未決德和誣奏亦稍辨矣故朝廷有是賜始朝廷信德和誣奏未決德和誣平平等家及有是賜則國必撤矣不待斬德和後也實錄本圖皆云斬德和後贈平等官始撤兵蓋甚疎略又云御史按傳實狀延州吏民即當詣闕矣若既得實狀又何訴焉今悉刪置制使吏民即當詣闕矣若既得實狀又何訴焉今悉刪使不桓延州之圍既解鈐轄盧守勲與通判臨邛計用章更抵梧

訟于朝廷亦命文彥博等即河中府劾之時內侍用事者多為守勲游說既改除守勲陝西鈐轄知制誥葉清臣聞朝廷議薄守勲罪而流用章嶺南即上疏曰臣聞眾議延州之圍盧守勲首對范雍號泣謀遣李康伯見吳賊為偷生之計計用章以為事急不若退保鄜州李康伯遂有寧死難不可出城見賊之語自吳賊退守勲懼金明之失二將之沒朝廷歸罪邊將又思倉卒之言一旦為人所發則禍在不測遂反覆前議移過於人先為奏陳冀望取信止如黃德和誣奏劉平欲免退走之罪尋聞計用章亦疏斥守勲事狀詔文彥博置劾未分曲直是非而遽欲罪用章康伯特赦守勲此必有議者結附中人營惑聖聽以為方當用師邊臣不可輕起大獄臣觀前史魏尚陳湯雖有功尚不免削爵罰作案驗吏士何况擁兵自固觀望不出恣縱羗賊破一縣禽二將大罪未戮

又自蔽其過矯誣上奏此而不按何罪不容設用章有退保之言止坐畏懦而守勲謀見賊之行乃是歸款二者之責孰為重輕望詔彥博鞫正具獄苟用章之狀果虛守勲之罪果白用章實重科物論亦允無容徧聽一辭以虧王道無黨之義知諫院富弼言盧守勲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弼又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子昭序方勾當御藥院弼奏乞罷之始延州民詣闕告急上召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富弼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爾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北走契丹西走元昊矣已郊工部郎中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吳遵路為天章閣待制河東路計置糧草遵路嘗建議復民兵於是并詔遵路籍河東鄉丁為邊備仍下其法於諸路庚辰詔參知政

事同議邊事仍書檢從知樞密院事晏殊之請也癸未詔中書別置廳與樞密院議邊事遂置廳於樞密院之南殿中侍御史文彥博言比者用兵西鄙有臨陣先退望敵不進之人及置獄鄰郡而推劾之際枝蔓淹延啓幸生之路稽慢令之誅將何以厲衆心而趨大敵乎且將權不可不專軍法不可不峻兵法曰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使之畏我非嚴刑何以濟乎故對敵而伍中不進者伍長斬之伍長不進什長斬之以什伍之長尚得專殺統帥之重乃不能誅一小校則軍中之令可謂墮矣議者以今寇非大敵師未深入將校有犯宜從中覆夫寇非大敵兵未深入尚臨戰先退儻遇大敵則孰肯奮邪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而後期爾孫武之斬美人非深入也止於習戰而非笑爾終於齊師勝晉吳人入郢委任專而法素行也國朝著令禁軍將校

之有過而從中覆當施之於平居無事之時今防邊用兵逾數十萬將不專權軍不峻法何以御人哉 上嘉納之 延州之圍也范雍禱于嘉嶺山神其夕賊望賊上若有鬼物持兵狀遽解圍去雍以其事聞甲申詔封山神為威顯公時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知諫院富弼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弼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也乞與廷辨此據不得其時附 陝西安撫使韓琦上疏言臣素昧兵機不經邊任昨以寇犯延塞陝右驚搔陛下不以臣不才俾用安集受命引道徑趨西垂晝則奔走長途夜則評遣局事凡至邊郡率須宴犒故經度廣采不能纖悉究知然前語以謂口說不如親逢耳聞不如目見今既周歷疆鄙管穴所得粗有一二思欲歸觀之日面陳旒扆之前又慮後於事機先合敷奏臣

切以昊賊包藏逆志積有歲年朝廷待之不疑養成亮慝今甲馬雄盛金帛富饒誘納亡命之徒助成狡計與賊遷跳梁之日事勢其實百倍故敢驅脅醜類直擾延安破寨逼城號三十萬且朝廷命劉平統兵三路蓋極一時之選石元孫委任次為已并為之擒矣偏裨之勇鷙者如郭遵方侯政孟方張異者又為俘馘矣藩籬熟戶李士彬米知順李思之族亦為之降且虜矣米知順保安熟戶寶元二年十二月初見其降虜月日未見李思又不詳何處熟戶當考 戍卒陷沒者蓋不啻萬人諸路聞風惕然喪氣從而可知范雍緣此降移已有趙振為代趙振二月二十八日自環慶移知延州七月十六日責絳州 今延州之民兵雖益而未補於舊若范雍之策慮彈壓劉平之謀勇有望裨將郭遵之驕悍敢鬪後來者未聞過之所存熟戶既難以自保不無去就之意而又鄜州去延安止二小程其城周圍二十里跨二土山在其中正當狗道嶺賊馬來

路川原坦闊昨來張宗誨張宗誨寶元二年四月十一日領興坊二十

三日改永興應卒繕完未甚周備制度低小木植細弱其垂鍾

板盡以人戶獨弱門為之至今無材料修換王德基王德基正月二

州四月八日為鄜州知鄜州都監到任後再行計度人工材木萬數

甚多轉運司又無可應副近知張元張元四月六日自涇

交替便有物力營葺亦須冬末了畢况在城所屯兵馬不滿

三千之數萬一賊計不測直攻延州恐即日備禦未能固守

鄜州不能守則延州城寨非朝廷之有也况鄜路一帶係吳

賊納款之時出入道路山川險易盡曾涉歷而復咫尺銀夏

便於巢穴臣慮出其不意再來奔奪故禦捍之備宜以鄜延

為先鄜延若有重兵必無深入之患其次則環州最逼賊境

新用劉興劉興二月二十六日為知州久闕部署高繼隆環

張崇俊州慶雖有心力不經行陣未可全然倚任駐泊都

監之內亦無得力之人夏竦節制涇原等路復用葛懷敏副

之葛懷敏三月九日為涇原部署兼秦鳳兩路經略若取其

謀智則懷敏非夏竦之比若籍其勇戰則懷敏平生未識偏

伍亦與一書生無異鄜延涇原本路經略使二負分護諸將

自范雍得罪之後更不選人經略一司已明無用是徒使夏

竦懼而求免豈能成功唯秦鳳一路去賊甚遠比之別路未

足多虞同州河中府與鄜延不遙宿兵策應魏昭昞王克基

魏昭昞正月二十六日為河中知同州四月八日責陝州王克基未

嘗出離京闕便使領衆禦戎昨來暫至延州皆已破膽加以

諸路城寨軍屯勢分大抵一州之兵半守諸寨邊臣因舊重

改不達時變謀及廢置率皆異同殊不知承平之時邊臣無

事競務增置寨柵以邀賞恩止為熟戶防家於國實有何益

至今孤囚軍旅蓄積資糧犬羊衆來舉以遺寇所在將率例

復失和始能害功動至矛楯東兵驕而好走內臣戰則失利
此方今之大弊也臣深為朝廷憂之兼逐處主兵臣僚多為
不益得兵馬無不恐怯朝廷又舉昔年之數止絕陳乞臣切
料劇賊果復傾竭種落併侵一路彼眾我寡戰必敗亡所至
嬰城避其鋒銳因而長驅關輔人戶驚逃大邑富居任其屠
掠都輦之下豈不動搖陛下宜訪帷幄之嘉謀審攻守之良
筭早圖平殄以安生靈非臣淺慮所及也臣今為陛下計者
莫若差銳兵三五千或於同州河中府等處分減進屯廊州
選才望大臣一員復本路經略之任兼知廊州處置邊事令
張亢張亢四月六日知廊州固已為廊延就充本路鈐轄於
廊州鈐轄矣十二月六日知廊州固已為廊延就充本路鈐轄於
充環慶部署如朝廷必以經略一司更不合置即乞專於廊
州益兵使葛懷敏知涇州充替夏竦葛懷敏五月二十五日知

自然事體均一不撓邊臣之心早賜選差才勇帥臣充環慶
部署令秦州曹瑛兼管勾涇原路兵馬公事曹瑛四月十二
兵五月六日又同管准備分擊秦鳳閑兵互相策應其沿邊
堡寨除自來係大寨廣屯兵馬之處外其餘孤小寨柵斷自
朝廷委經略部署司須移那兵馬分食舊積糧草無使餘羨
然後併兵入城只留人負兵士三二十人以為斥候量事更
差弓箭手防護所是沿邊路分都監都巡檢等闕額即令諸
班新換右職臣僚內選差催發其河中府同州部署鈐轄別
差稍知邊事臣僚充替魏昭昭四月七日魏昭王克基五月
一日王克基以河所有沿邊州軍招置蕃落保捷等指揮多
是本土勇悍之人只為拘定等仗失人甚多亦乞速降指揮
催促招收但以人材壯勇堪任披帶者充今後更不拘等仗
愚短所見願早裁擇 上皆嘉納之琦上疏當在三月末或

路同計置催促糧草明道中延年嘗建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選將練兵為二邊之備不報及西邊數警始召見命副吳遵路使河東時方用延年之說籍鄉丁為兵故也延年又言昔漢用西域之兵破盭諸戎得以夷狄攻夷狄之術去年授唃廝囉節制令助討元昊宜募願使其國者護發其兵如有功則加以王爵置榷場許市易羊馬以通貨財又回鶻在唃廝囉西唐用其兵定吐蕃亦可兼誘之使犄角興師以分賊勢 戊子詔審官三班院吏部流內銓募願使唃廝囉者以名聞始用延年之議也 庚寅以監鐵副使吏部員外郎蔣堂為天章閣待制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上計造大舟數十載江湖物入遺京師權貴堂曰吾豈為此歲入自可附驛奏也前後五年未嘗一至京師 永興軍進士張著冒盧覲授渭州坊州軍事推官著覲皆上書陳方略

召試舍人院而命之初契丹主幽其母法天后于慶州既改葬齊天后或勸契丹主復迎之且以覲中國歲聘之利契丹主聽講報恩經感寤即遣使迎法天后館置中京門外筮日以見母之如初加號法天應運仁德章聖皇太后然出入舍止常相拒十數里陰為之備乙未契丹母遣始平軍節度使耶律元方州觀察使王惟吉契丹上遣左千牛衛上將軍蕭迪右諫議大夫如制誥劉三綬來賀乾元節 己亥命知樞密院事宋綬同提舉編修國朝會要 陝西安撫使韓琦等言慶廊涇三州調民修城有妨農種復少兵士以代夫役今請聽富民自雇人夫修築三萬工與借職齋郎五萬工與試監簿或同學究出身七萬工與簿尉八萬工與借職十萬工與奉職從之 會要康定元年四月十日 庚子重修 祖宗玉牒成既而修玉牒所言請自今歲一貼修十歲一編錄仍以其

副留中奏可 乙巳錄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孟方子昭明
為右班殿直昭立為三班奉職昭齊為借職以方戰沒於延
州特卹之戊申日始贈方單州團練使詔河北轉運使姚仲孫河北緣邊安
撫使高志寧密下諸州軍添補強壯初知制誥工拱辰使契
丹還言見河北父老皆云契丹不畏官軍而畏土丁蓋天資
勇悍鄉關之地人自為戰不費糧廩坐得勁兵宜速加招募
而訓練之故降是詔 文彥博等劾河中府獄既得實龐籍
言黃德和退怯當誅劉平等力戰而沒子孫宜加賞恤韓琦
亦言平以疲兵數千敵賊十餘萬衆晝夜力戰為德和所累
既被執猶罵賊不已忠勇不愧於古人今坐誣言所惑憫忠
恤孤之典未下邊臣豈不解體乎丙午腰斬東染縣副使鄜
延路都監黃德和于河中府仍梟首延州城下王信者亦杖
殺之坐誣告其主也 丁未贈步軍副都指揮使靜江軍留

後劉平為忠武節度使兼侍中殿前都虞候邕州觀察使石
元孫為中正軍節度使兼太傅仍賜平信陵坊弟封其妻趙
氏為南陽郡太夫人子孫及諸弟皆優遷未官者錄之凡十
五人錄元孫之子孫亦七人 戊申贈延州金明縣都監西
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張異為澠州團練使慶州東路都巡檢
使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方俟政贈濮州團練使延州都監
西頭供奉官閣門祇候孟方贈單州團練使鄜延路指使三
班奉職高守忠張達並贈太子右司禦率府率自方俟政以
附見韓琦 山左藏內藏庫緡錢各十萬下陝西給軍須
辛亥降鄜延鈐轄左驥驥使榮州防禦使盧守勳為湖北都
監安撫都監左侍禁閣門祇候李康伯為均州都監通判延
州祕書丞計用章除名配雷州本城守勳坐是賊圍城對范
雍撫膺下淚并易藩官馬用章坐誣告守勳託病不出兵又

嘗勸范雍弃城保鄜州康伯生雍欲遣使說賊而辭不行也
然議者以守勤之責猶薄云 發陝西近裏諸州役兵築延
州金明栲栳寨始議修復帥臣擁兵不即進轉運使明鎬止
以百餘騎自從分督將士一月而城之 以邈川首領喃厮
囉子董彊為會州刺史董彊方九歲其父為請之喬氏所生
也喬氏有邑居歷精城所部可六七萬人號令明人憚服之
方董彊幼時擇蕃酋子年與董彊相若者與董彊遊衣服飲
食如一以此能附其衆 壬子棟諸路牢城及強盜惡賊配
軍年未四十壯健者隸禁軍 范仲淹未至永興癸丑改為
陝西都轉運使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高若訥為天
章閣待制知永興軍諫官梁適言仲淹前責饒州若訥實為
諫官嘗詆仲淹謀事踈闊今俾共事理實有嫌宜易以近任
上曰朕方任仲淹若訥以疆事固當體朕所以委寄之意安

得以舊事為嫌也宜詔諭之尋留若訥判吏部流內銓 李

淑等上新修閣門儀制十二卷客省條例七卷四方館條例

一卷景祐三年正月五月甲寅朔 詔前殿奏事毋過五班餘

對後殿命太官賜食 乙卯再贈六宅使化州刺史金明縣

都監李士彬為宿州觀察使仍以其從兄內殿承制士紹為

西京作坊副使金明縣都監兼新寨解家河盧關巡檢又贈

其子左班殿直懷寶為右千牛衛將軍錄其子懷義懷矩並

為左侍禁此士彬父子正月戰死未嘗贈官也丁巳復太常博

士知楚州孫沔為監察御史景祐初沔為監察御史秉行坐

言事貶絀逾六年乃復尋召為右正言召為右正言乃六年辛亥今并書

先是詔御輦院揀下都輦官年四十以下為禁軍輦官千餘

人携妻子遮宰相樞密使喧訢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

事張士遜方朝馬驚墮也已未御史中丞柳植等奏其事請

付有司治詔樞密院推鞠以聞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為言士遜不自安七上章請老又數面陳壬戌優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聽朔望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月給宰臣俸三之一出入施繖又與一子五品服士遜乞免朝朔望從之本朝以宰相得謝者自士遜始士遜新傳琦上疏曰政事府豈養病坊即士遜不自安七上章請老按士遜致仕時琦已知制語矣琦家傳及它書養病坊等語亦不指士遜附傳又不載琦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天雄軍有言新傳必誤今不取

呂夷簡行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資政殿大學士戶部尚書李迪為彰信節度使知天雄軍自元昊反武事久弛守將或為他名以避兵任迪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呂夷簡自天雄復入相即使迪代之權三司使公事鄭戩言國家所置諸道轉運使副即漢刺史唐觀察使之職其權甚重漢法刺史許六條問事唐校內外官考定二十最觀察使

在焉是必責功過明黜陟吏勤其官朝乃稱治今國家承正八十載不用兵四十年生齒之衆山澤之利當十倍其初而近歲以來天下貨泉之數公上輸入之目返益減耗支調微屈其故何哉由法不舉吏不職沮賞之格未立也臣近取前一歲所謂銅監茶酒之課者以為比凡虧祖額實錢數百萬貫且前之失既已數十百萬若今又恬然不較則軍國常須將何以取辦臣故曰宜循漢唐故事行考課法欲乞應諸道轉運使副今後得替到京別差近上臣僚與審官院同共磨勘將一任內本道諸處場務所收課利與祖額近年都大比較除歲有凶荒別勅權閣不比外其餘悉取大數為十分每虧五釐以下罰兩月俸一分已下罰三月俸一分已上降差遣若增及一分以上亦別與升陟從之甲子元昊陷塞門寨執寨主內殿承制高延德監押左侍禁王繼元死之壬

申五月十九日

都官負外郎何白言乞選群臣識理道明撫

綏能制姦吏善撫軍旅者百餘負代陝西河北河東三路知

州軍不材者苟一郡之內得一良吏則萬事皆集詔諸路轉

運司體量部下知州軍有年老昏昧貪濁踰違及非幹勤者

具事以聞何白未見癸酉詔夏守贊王守忠進屯廊州時大軍駐

河中踰三月矣甲戌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言兵家之用

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

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三二分若吳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

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

潼關隔兩川貢賦緣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

為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持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

西則邠州鳳翔為環慶儀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中府扼廊

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為都

會之府各湏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

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

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售二三年間彼自

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

又聞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竊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

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

糧車甲乘動彌百里虜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砂一日數

戰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無所獲此所以無

功而有患也况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

之謀係難制之虜臣以謂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唐漢之

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

之稅賦而不求速効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

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勝如李牧之守

邊可謂善破虜矣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乙亥延州言元
昊陷安遠寨 戊寅罷陝西都部署經略安撫使兼緣邊招
討使夏守贊都鈐轄王守忠都大管勾走馬承受黎用信張
德明並赴關守贊性庸怯寡方略不為士卒所附自河中徙
屯鄜州未及行亟罷歸 徙知涇州忠武節度使涇原秦鳳
路緣邊經略安撫使夏竦為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使緣
邊招討使知永興軍 己卯以起居舍人知制誥韓琦為樞
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吏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范仲淹
為龍圖閣直學士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部署
司事初仲淹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 上
悅以夷簡為長者既而仲淹入謝 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
淹頓首曰臣向所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 刑部員外郎
天章閣待制知同州龐籍為陝西都轉運使籍嘗上言連年

災異天久不雨臣謂彌災消禍在朝廷自修比年費用奢廣
出納不嚴內中湏索既多有司以憑由除破無緣鈎較虛實
臣切謂凡乘輿所用官中所費宜取先朝為則今宿師西鄙
力戰重傷方獲功賞而內官醫官樂官無功時享豐賜故天
下指日謂之三官願少裁損無厚賚予專勵戰功虜寇不足
平也 太常博士國子監直講林瑀殿中丞史館檢討國子
監直講王洙並為天章閣侍講景祐末災異數起 上憂之
深自貶損瑀言災異皆有常數不足憂又依周易推演五行
陰陽之變為書上之 上素喜方術觀瑀書異之欲遷其官
參知政事程琳以為不可止賜章服時瑀兼諸王宮教授琳
因言瑀所挾書多圖緯之言不宜與宗室遊罷其官職 上
每讀瑀書有不解者輒令御藥院批問瑀由御藥院益得關
說於 上大抵皆諂諛之詞緣飾以陰陽 上大好之於是

天章閣侍講闕端明殿學士李淑等薦洙事在中書未行
旦內批用瑀執政皆怒瑀呂夷簡欲探上意堅否乃曰瑀
上所稱洙臣下所薦爾不若并進二人唯上所擇乃以洙
瑀名進上問洙何如夷簡言洙博學明經上曰吾已用
瑀矣若何夷簡請並用二人上許之既而右正言梁適劾
瑀于內降除官請治其罪上令以適章示之卒不罪瑀
記聞瑀為諸王官
數授未見當考辛巳賜張士遜以宣化門安重誨舊園
上嘗御飛白千歲字賜士遜士遜因第中建千歲堂壬午斬
輦官曹榮陳吉千都市倡率其徒遮宰相喧訴者也從者二
十四人配遠惡州軍牢城不能部轄者又二十人配外州軍
牢城卒棟輦官為禁軍如初詔六月太子中允權簽書涇
原秦鳳經略安撫判官尹洙數上疏論兵事請便殿召二府
大臣議邊事及講求開寶以前用兵故實特出睿斷以重邊

計又請減併柵壘召募土軍省騎士增步卒并請鬻爵為土
軍葺營房及所給物費其鬻爵之法凡入粟五百斛為上爵
許以珠金為婦女服飾得與本部七品官接坐犯笞罪及誑
誤聽贖入粟百斛為下爵許畜女使以銀為飲食器非等第
戶減入粟之半同封出空名爵牒下諸州軍給之願移賣者
勿禁鄉貢舉人牙前職負京百司補正名以上準下爵士族
勿拘此制凡無爵僭有爵下爵僭上爵論加違制律告者賞
錢十萬告畜女使或銀器者賞錢三萬告服珠金者賞錢十
五萬女使聽自便銀器珠金沒入官婦人無子若夫男子年
十五以下不許告如此行之不益賦於農畝不重斂於富人
所取至輕所致甚衆鬻爵之地除陝西河東河北川峽廣南
外計所入不減五百萬斛每斛定輸錢三百計一百五十萬
緡下三司使鄭戩與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葉清臣參議以

聞哉等奏曰為國者禮義不可不立法度不可不行風俗不可不純今洙所言是弃三者之益而困生民之本也古設民爵以賞武功賜耆文今則鬻爵以規貨財其編戶產薄者或子孫驕靡希一爵因至貧窘使父母妻子離凍飢之患此禮義不立也先王之域民也貴賤有差器服有別今使下愚之民咸得僭上所為驅之忘本欲不困窮其可得乎此法度不行也游墮豪縱之徒因輸財得僭服以踰憲防卒澆漓致之弊此風俗不純也况賣官之令已出權宜然行之寢久今更為煩細算歛民財書揭徵塞使夷狄有輕中國之心且先朝賜民爵不過公士攝助教之名非有階品若三等以上戶皆受爵號即牙前弓手散從官手力之類悉出孤貧浮客又近以真珠折馬價虧民已甚若更設禁科則悉為弃物今陝西所招馬軍安塞清塞托邊蕃落飛塞保節度銳步軍振武神虎

保捷定功床子弩手禁軍清邊弩手捉生諸指揮其募軍例物人不過十餘千募萬人所費才十萬緡陝西河北營房大率覆以茨苫關右產林木計一舍費五七千萬人不過五七萬緡以四海之富亦未至用度屈蹙如此况洙所募邊民不刺而與官軍素習不同取編戶膏血之資置新軍烏合之衆如與虜犝何異驅市人而戰哉臣以謂未能制勝於閩外適足歛怨於天下况被邊之俗熟戶雜處若廣募駘果或參以姦細之人則為患不淺洙之計策未見所長其議遂寢丙戌詔自今假日御崇政殿視事如前殿 丁亥宣徽南院使鎮海節度使夏守贊同知樞密院事侍御史趙及右正言梁適皆言守贊經略西事無功不可復處樞府踰七旬乃罷以中罷守贊廊延副都部署忻州團練使任福為環慶副都部署兼慶州福上言慶州去蕃族不遠願勒兵境上按亭堡謹斥

候因經度所過山川道路以爲緩急攻守之備 上善之聽
便宜從事 南京言鴻慶宮神御殿火侍御史方偕引漢罷
原廟故事請勿復修詔罷修神御殿即舊基葺齋殿每醮則
設 三聖位而祠之瘞舊像于宮側 壬寅天章閣待制高
若訥爲京西躰量安撫使西上閣門副使符惟忠副之侍御
史知雜事張奎爲京東體量安撫使閣門祗候杜贊仁副之
初上封者言用兵以來諸州禁軍多出戍邊列城武備不飭
恐盜賊卒起而腹心之患不可不虞故命若訥等 陝西都
轉運使龐籍言近至延州定奪所廢諸寨而邊臣之議多欲
固留若言寨居要害之地首當羗戎入寇將以餌賊而自紓
其患正月中賊自安遠寨門引兵入破栲栳寨金明縣如踐
無人之境昨塞門被圍日久而延州未嘗發一人一騎往救
賊聲言朝廷已弃此寨於是衆皆遺走糧草器甲無一存者

近承平寨垂破副部署許懷德兵馬都監張建侯領兵赴敵
賊兵始退若塞門少得援兵亦未至屠盪今已廢並邊小寨
外其所存皆在近裏道路寬平之處請嚴戒邊吏自今逐寨
緩急有警並令五爲應援從之 甲辰詔陝西河北河東西
等路量州縣戶口籍民爲鄉弓手強壯以備盜賊河北河東
強壯自咸平已來有之承平歲久州縣不復閱習多亡其數
於是詔二路選補增廣其數并及諸路焉 辛亥復權武城
軍節度判官歐陽脩爲館閣校勘始范仲淹副夏竦爲陝西
經略安撫招討辟脩掌書記脩以親爲辭且曰今世所謂四
六者非脩所好兼此末事有不待脩而能者又曰古人所與
成事者必有國士共之非惟在上者以知人爲難士雖貧賤
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欲其盡死必深相知知之不盡士不爲
用今竒怪豪傑之士往往已蒙收擇顧用之如何爾然尚慮

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慷慨之士未得出門下也宜少思焉
時西邊日警二府三司雖旬假不休務翰林學士丁度言符
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游以安人心請休務如故無
使外夷窺朝廷淺深壬子詔自今遇旬假聽休務如舊 帝
嘗遣使問所以禦戎之策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窮追巢
穴饋糧千里輕用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唐都長
安天寶後河湟覆沒涇州西門不開京師距寇境不五百里
屯兵嚴烽火雖常有侵軼然卒無事 太祖時疆場之任不
用節將但審擢利器豐其廩賜信其賞罰方陞輯寧幾二十
年且中國抗夷狄可以智勝不可以戰鬪蓋地形武技與中
國異也羗戎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不如也隘險傾
側且馳且射中國之技不如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
人不如也為今之計莫若謹亭障遠斥候控扼要害為制禦

之全策因條上其策名曰備邊要覽

秋七月戊子太常丞

集賢校理李昭遘上

太宗藩邸聖製三卷永熙政範二卷

降詔褒諭

癸亥廊延鈐轄張亢上疏言舊制諸路部署鈐

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餘官雖高止為一州部署鈐轄不預
本路事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亦不減十員皆兼路分事
權均勢敵不相統制凡有議論互執不同按唐總管統軍都
統處置制置使各有副貳國朝亦有經略使排陣使請約故
事別創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三兩員領之其已係路分部署
鈐轄都監者且仍舊職並屬新置使處分所貴出於一又涇
原一路自部署鈐轄都巡檢及城寨所部近六十餘處多者
五七指揮少者一二指揮兵勢既分不足以當大敵若賊以
二萬人為二十溜而來多張聲勢以綴我軍然後以三五萬
人大入奔衝則何以枝梧又比來主將與軍伍移易不定人

馬強弱品配未均今涇原正兵五萬弓箭手二萬鄜延正兵不減六七萬若能預爲團結明定節制迭爲應援以逸待勞則烏合饑餒之衆豈能窺我深淺乎請下韓琦范仲淹分按逐路以馬步軍八千以上至萬人擇才位兼高者爲總領其下分爲三將一爲前鋒一爲策前鋒一爲後陣每將以使臣忠佐三兩人分屯要害之地若賊小入則一將出大入則大將出量賊數多少又使鄰路出兵而應援之此所謂常山蛇勢也今萬人以上爲一大將一路又有主帥延州領三大將鄜州一大將保安軍及西路巡檢德靖寨共爲一大將則鄜延路五萬人矣原渭州鎮戎軍各一將渭州山外及瓦亭各一將則涇原路五萬人矣弓箭手熟戶不在焉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爲援請令邊臣預定其法賊寇某處則某將爲先鋒某將出某處爲奇兵某將出某處爲聲援某城

寨相近出敢死士某處設伏都同巡檢則各扼其要害又令鄰路將取某救應仍須暗以旗幟爲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軍馬陷賊寨者四指揮平猶不知又趙瑜領軍馬間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等趨塞門至高頭平踏白馬報賊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其子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爲引旗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者張青旗後者以緋旗應之此是干相生也其干相尅支相生支干相生尅亦如之蓋兵馬出入晝則百步之外不能相認若不預爲之號必誤軍期又國家承平日久失於訓練今每指揮藝精者不過百餘人其餘皆疲弱不可用耳官軍所恃者步人弩手爾臣知渭州日見廣勇指揮弩手三百五十人其弩力及一石二斗者才九十餘枝其餘止及七八十止欲閱習時易爲力爾臣以跳鎗弩試之皆不能張閱習十餘日

僅得百餘人又教以小坐法亦十餘日又教以帶甲小坐法
五十餘日始能服熟若安前弊而應新敵其有必勝之理乎
又兵官務要張皇邊事劉平之敗正緣貪功輕進鎮戎軍最
近賊境每探馬至不問賊之多少部署鈐轄知軍都監皆出
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不肯相下若其不出則恐
得怯懦之罪又諸路騎兵不能馳險要計其芻粟一馬之費
可養步軍五人馬高不及四尺二寸者宜悉還坊監自今止
留十之二餘以西川荆湖等路步人代之又比來諸班諸軍
有授諸司使副至侍禁殿直者亦有白身試武藝而得官者
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効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
何以激勸邊民且用兵以來屢出無功若一旦更議五路深
入臣切以爲未可宜山界諸州城寨距邊止三四百里賊平
夏之兵雖器甲精利其如戰鬪不及山界使虜人不得耕牧

畏首畏尾周顧不暇可令步人負十日糧又日給米一升爲
湯飲馬軍給新粟四升草五分賊界草地亦可以半資放牧
新粟堅涼可減輓運之半王師既行使喃廝囉及九姓回紇
分制其後此蕩覆巢穴必矣又言陝西民差配之苦數倍常
歲止如鄜州買駱駝驢騾牛羊紅花紫草橋尾鞦韆箭翎白
氈三事子羊皮裘牛皮筋角弓胎之類宜一切權罷仍令安
撫司與逐州長吏減省它役額應邊上科率及乞選殿侍軍
將各三十人駝騾各二百留其半河中以運鄜延保安軍軍
須物其半留乾州或永興軍以運環慶涇原鎮戎軍須物分
轉運使一負專董其事又鄜州四路半當衝要嘗以閑慢路
分遞鋪兵卒之半貼衝要二路每驛得百人每三人挽車載
物二百五十斤至三百斤若團併般運邊計亦未至失備而
民力可以寬矣初元清乘驛入對詔令手疏上之其後多施

用者 乙日遣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郭稹供
備庫副使夏防使契丹告以方用兵西邊也議者謂元昊潛
結契丹恐益為邊患故特遣稹等諭意契丹主厚禮之與同
出觀獵延稹射一發中走兔虜人愕視契丹主遺以所乘馬
及他物甚厚防守贄子也 丙寅權御史中丞柳植言中丞
知雜舊舉三院御史而近歲乃詔兩制舉之請自今復下臺
舉官如故事從之 己巳降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象州
防禦使鄜延副都部署趙振為白州團練使知絳州賊自正
月攻圍塞門寨振代范雍守延州有兵七千八百餘人按甲
不動寨中兵才千人屢告急五月初振始遣百餘人赴之寨
遂陷振嘗語人曰賊乘新勝必徑進苟延州弗支則陝西未
可量也方幸賊不至塞門雖危吾寧以大易小於是都轉運
使龐籍劾奏振畏懦不出故坐貶自金明陷敗安遠塞門二

寨在金明之北振既不能救安遠遂弃之又移書塞門寨主
高延德曰可守則守不可守宜拔兵民以歸延德城守將半
歲振卒不救乃帥衆弃城虜據險邀之與衆皆沒 庚午御
延和殿閱諸軍習戰陣上封者言諸軍止教坐作進退雖整
肅可觀然臨敵難用請自今遣官閱陣畢令解鎧以弓弩射
營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
斗以次閱習詔行之陝西河東河北路又詔教士不祗帶金
革緩急不足以應敵自今諸軍各予鎧甲十馬甲五令迭披
帶又命諸軍班聽習雜武技勿輒禁止 布衣呂渭李元振
姚嗣宗皆上封事陳方略召試學士院壬申並授幕職官知
縣渭真定人元振京兆人嗣宗華人也 戊寅皇子初賜名
昕授檢校太尉忠正節度使封壽國公置旌節於資善堂命
端明殿學士李淑典其書奏故事皇子封國公食邑三千戶

而中書誤封邑千戶實封三百戶翌日詔當制學士貼麻改正之八月乙酉太常丞田况為陝西經略安撫司判官試校書郎胡瑗為卅州軍事推官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况從夏竦瑗從范仲淹所辟也戊子改贈劉平為朔方節度使石元孫為定難節度使前贈忠武忠正皆非化外鎮凡初除節度使必先歷化外故也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韓琦言緣邊部署鈐轄下指揮使使臣每禦敵皆臨時分領兵馬而不經訓練服習將未知士之勇怯士未知將之威惠以是數至敗衄昨諸班中選武藝優者為寨主監押然拘於一城未能各適其用欲下陝西都部署司分所試中人廊延路十五員環慶涇原秦鳳路各十員為逐路教押軍陣以士卒所習精麗重行賞罰如此則老懦者不能自容勇壯者各思奮身復免主將爭占精兵專為己衛也又臨敵取勝必有奇兵若併

力出攻則所向皆潰今士卒非無驍果膽力出於儕類緣分在逐指揮每指揮不過三二十人與中常之兵混而為一禦敵之際勢分力寡多為懦卒所累雖欲挺身奮擊其可得乎欲乞委臣與范仲淹龐籍等路分於屯駐駐泊并本土廂禁軍內選馬上使鋸刀槍槊鐵鞭鐵簡棍棒勇力過人者為平羌指揮以五百人為額其衣糧如龍衛而立驍捷之上廊延環慶涇原秦鳳四路各置兩指揮本路士兵一指揮屯駐駐泊兵士一指揮廊延路屯延州廊州環慶路屯環州慶州涇原路屯涇州鎮戎軍秦鳳路並屯秦州若已請龍衛以上請受者即以為節級若後來人闕即選試殿前馬步軍司龍衛以下諸指揮武藝有勇力者補填之本路士兵止選就糧指揮其選中屯駐駐泊兵士聽三年一代仍令諸州軍揭榜以募投平羌者送經略司揀試給禁軍例物外別給錢十千緡

十疋無馬者以壯馬給之詔都部署司相度以聞 乙未太常丞史館修撰富弼為契丹主正旦使弼入辭便殿建言朝廷悉發京東西淮南江南荆南湖北兩浙福建廣南東西凡十一道兵以屯關中十一道兵素寡弱又遭此調發故關中得之未足以充而十一道之兵盡朝廷獨念京東隣河朔京西次關陝此二道不可以無權遂遣使閱鄉民俾習武以代官兵東南九道則不之省伏思朝廷用度如軍食幣帛茶鹽泉貨金銅鉛銀以至羽毛膠漆盡出九道朝廷所以能安然而理天下而不匱者得北九道供億使之然爾此九道者朝廷所仰給也固宜保守之今盡取其兵且不加保守一日乘虛盜起梗其津要則京師無故而坐困矣今九道大小一百三十餘郡若每郡皆宿兵固不可得也臣欲乞於九道中擇要害約十餘郡如泗楊昇洪吉潭荆桂廣福杭越之類按地里

相去均者於本處募兵大郡五千小郡三千以多補少不過四五萬人以東南百三十郡之富豈不能贍養哉訓為精兵勿復它役每郡置二督護專領之每道別置一都護經略之九道置一總統者居中以節制之如此則欲為寇者知朝廷有備豈不憚耶設有盜起則發兵有所濟師有地乘其未甚熾而撲滅之不為難矣又言京東西鄉兵要未足恃亦請擇要害數郡別募兵立帥如東南之制因歷舉隋唐臣盜以證其言執政謂弼不當引 聖朝比隋唐昏亂之時遂寢其奏弼以八月受命十月戊戌罷天下寺觀用金箔飾佛像 癸卯遣屯田員外郎劉渙使邈川諭唃廝囉出兵助討西賊渙請行也渙出古渭州循末邦山至河州國門守絕河踰廓州抵青唐城廝囉迎導供帳甚厚介騎士為先驅引渙至庭廝囉冠紫羅纒冠服金線花袍黃金帶絲履平揖不拜延坐勞問稱

阿舅天子安否道舊事則數十二辰屬曰兔年如此馬年如此云渙傳詔已斲囉召酋豪大犒約盡力無負然終不能有大功也 戊申宣徽南院使鎮海節度使同知樞密院事夏守贊罷為太平節度使判澶州守贊以子隨卒引疾求罷從之龍圖閣學士刑部侍郎權知開封府杜衍同知樞密院事已酉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廣州段少連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廣州多蠻徭雜四方游手喜乘亂為寇效上元然燈有報蕃市火者少連方燕客作優戲士女聚觀以萬計其僚請罷燕少連曰救焚不有官乎作樂如故須更火息民不喪一簪衆服其持重范仲淹經略西邊薦少連才堪將帥故有是命命未至而少連卒于廣州矣少連通敏有才遇事無大小決遣如流不為權勢所屈 上甚嗟惜之 庚戌陝西經略安撫副使范仲淹兼知延州徙知延州張存知澤州先

是諸將爭言攻取之策存以為戎狄狂僭自古有之今大兵出征臣恐生民徧受其弊若元昊果有悛悔懷服之心無它邀求雖名號未正臣謂亦可闊略與其貴虛名於戎狄曷若極實弊於生民也及自陝西都轉運使徙延州遷延不即行既至與仲淹議邊事乃云素不知兵且以親年八十求內徙仲淹因自請代存從之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三千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衆寡而出戰以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為分州兵為六將將三千人分部教之量賊衆寡使更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取法焉賊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云 壬子以益州草澤伊稹為試校書郎稹少個儻不為章句學再舉茂才異等不中元昊反數上疏言事丁度楊偕薦其才召試學

士院而命之延州都監周美言于范仲淹曰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果來其衆數萬薄金明陣于延州城北三十里美領衆二千力戰會暮援兵不至乃徙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為救至即引去既而城出艾蒿寨遂至郭北平夜鬪不解美悉衆使人持一炬從間道上山益張旗幟四而大譟賊懼走獲牛羊橐駝鎧甲數千計遂募禁兵築萬安城而還賊復寇金明美引兵繇虞家堡並北山而下賊即引去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一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一之三

仁宗皇帝紀十八之三

康定元年九月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李若谷以耳疾累章辭位戊午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事官觀置提舉自若谷始此據葉夢得石林燕語當考禮部尚書知樞密院事宋綬為兵部尚書起復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左司郎中知制誥晁宗慤為右諫議大夫並參知政事宗慤時使陝西未還會朝廷以金飾胡床金汲器賜喃廝囉宗慤言仲叔于奚辭邑請繁纓孔子曰不如多與之邑繁纓諸侯之馬飾猶不可與陪臣况以乘輿之器賜外臣乎必欲優其禮不若加賜金帛也 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三司使鄭戩為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戩在三司才半歲復轉運使考課格分別殿最又勾較三司出入得羨錢四百萬緡 己未右正

言知制誥葉清臣爲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權三司使事
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不在選帝曰葉清臣才可用遂以命
之清臣始奏編前後詔勅使吏不能欺簿帳之叢冗者一切
刪去內東御門厨皆內侍領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爲
合同以檢其出入 初三駕皆以待禮事而車駕近出上用
常從以行議者以爲近于闊略於是參知政事宋庠言車駕
行幸非郊廟大禮具陳鹵簿其常日道守從准前有駕頭後擁
扇繖而已殊無前典所載公卿奉引之盛其侍從及百司官
屬下至廝役皆雜行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許人執
搨以殿謂之禁衛諸班勁騎頗與乘輿相遠而士庶觀者率
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遇有旗亭市樓皆垂簾
外蔽士民憑高下瞰而邏司街使曾不可止威令弛廢習以
爲常且黃帝必神功盛德猶假師兵爲營衛蓋所以防微禦

變也漢魏以降有大駕法駕小駕之儀至唐又分殿中諸衛
黃麾等使名數次序各有施設國朝承五代荒殘之弊事從
簡略鳴鑾游豫僅同藩鎮而盡去戈戟旌旗之制非所謂旄
頭先驅清道後行之謹也此皆制度放失憚于改作之咎謂
宜委一二博學近臣檢尋前代儀注及鹵簿令於三駕諸伏
內參定今以乘輿常時出入之儀日之三駕諸伏酌取其中
稍增儀物具嚴法禁上以尊宸極下以防未然革去因循其
在今日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詳定遂合奏諸班直某兵步騎
爲禁衛仍舊數復增清道馬百佩弓矢爲五重騎而執罕畢
者一騎而執牙門旗前後四騎而執緋繡鳳氅二十四雉扇
十有二皆分左右天武兵徒行者執柯舒親從兵增其數三
百殿前指揮使增爲二百並騎左右相對開二門門間容二
丈以擬周禮之人門凡前牙門旗後牙門旗前爲禁衛輒入

者論以法禁乘高下瞰垂簾外蔽夾道喧呼馳走者頗著于

令其後寢弛云

柯舒字當考江休復雜志

頭乃初即位御坐六年七 都官負外郎

景泰為左藏庫使泰普州人元昊未反時嘗通判慶州言元昊雖稱臣奉貢然包藏禍心特未發爾今主將率任軍伍無長策而器械鈍缺士卒惰窳城池不修資糧無備一旦有警何以應敵三疏不報已而元昊果反泰復上邊臣要略二十卷平戎策十五篇於是有薦泰知兵者召對稱旨故換武秩使知寧州 辛酉降知杭州天章閣待制司馬池知虢州池性質易不飾厨傳剽劇非所長又不習知兵俗以是謗譏聞朝廷轉運使江鈞張從革劾池決事不當十餘條及稽留德音坐是左遷始轉運使既奏池會吏有盜官銀器繫州獄自陳為鈞掌私厨出所費過半又越州通判載私物盜稅乃從革之姻遣人私請或謂池可舉劾以報仇池曰吾不為也人稱其長

者賜陝西軍士羊裘初言者以塞下苦寒請以羊裘賜戰士三司計一裘用五羊皮聽軍士自製其傳毛者給極邊去毛者給次邊既而配率諸路每一羊皮至直五六千督取嚴急民甚苦之 癸亥降白州團練使知絳州趙振為太子清道率府率潭州安置 賊既陷塞門寨執高延德殺王繼元有軍士趙義者士歸妄言賊嘗殺犬與延德誓使為內應振信其言奏之賊復攻安遠寨急振卒不敢救乃奏云五月己巳臣領兵屯延州北三川口會連日風雨使人覘候賊盛兵尚在塞門而安遠路泥淖蓬蒿深至人腋又分兵渾州川等處納官軍歸路臣恐賊乘虛襲延州遂令都監朱吉將所部兵屯金明臣以大兵屯魚家莊以備奔突既而經略司言振觀望逗撓請論如律延德繼元家人復訴於朝廷振時已責絳州未行再命侍御史方偕就同州劾問振罪當斬偕奏振兵寡不

敵苟出以餌賊無益也由是得不死 詔自今都部署司及諸路部署司應有寨柵申報賊寇入界不以多少遠近並須畫時救應 乙丑詔河北河東路強壯陝西京東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為團置押官四團為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為指揮置指揮使各以階級伏事年二十係籍六十免取家人或它戶代之聽私置弓弩每歲十月後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即遣歸農或遇非時勾集守城及捕盜日給糧二升歲正月縣以籍上州州以籍奏兵部按舉不如法者實錄所書太繁今本志及朔歷州修河北河東強壯事始見咸平三年及景德元年陝西河東弓箭手見建隆二年及景德二年京東西新置弓手當考 丙寅西賊寇三川寨鎮戎軍西路都巡檢楊保吉死之明日涇原路都監劉繼宗李緯王秉等分兵出戰皆失利繼宗為流矢中頤時涇州駐泊都監王珪將三千騎來援自瓦亭寨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里珪奮擊賊披

靡獲首級為多叩鎮戎城請益兵不得城中繼糗糧予之師既飽因語其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氣之衰可得志也復馳入有賊將持皂幟植槍以詈曰誰敢與吾敵者槍直珪胷而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腦繼又一將復以槍進珪挾其槍以鐵鞭擊殺之一軍大驚將引去會珪以馬中箭而還賊遂留軍縱掠凡三日聞涇原鈐轄知渭州郭志高率大兵趨三川乃退三班借職郭綸固守定川堡得不陷劉璠堡本軍指使散直王遇弓箭手都虞候劉用以事急出降并陷乾溝乾河趙福三堡是役也官軍戰沒者凡五千餘人 戊辰刑部尚書知樞密院事晏殊為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同知樞密院事保寧節度使駙馬都尉王貽永刑部侍郎杜衍右諫議大夫鄭戩並為樞密副使 庚午大理寺丞簽書定國節度判官事种世衡為內殿承制知延州青

澗城世衡放兄子幼從放學任氣有材略嘗知涇陽縣里胥王知謙以姦利事敗法當徙適去比郊赦輒出世衡曰送府則會赦杖其脊而請罪于府知府李諮奏釋之後通判鳳州州將王蒙正干以私不聽蒙正怒諷知謙訟寬而陰助之世衡坐流竇州徙汝州李紘宋綬狄棐等相繼為辨其誣久乃復官安遠塞門既陷賊東路無藩籬賊益內侵世衡言于范仲淹請營故寬州州西南直延安二百里當賊衝右捍延安左可致河東粟北可圖銀夏仲淹為請于朝詔出衡即廢壘興築壘近虜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初苦無水鑿地百五十尺至石而不及泉工以為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世衡改秩主之世衡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得利城遂富實間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嘗客飲有得虜事來告者即予飲器

繇是屬羌皆樂為用無定河蕃部鈔邊率屬羌討擊前後斬首數百 辛未追謚曹利用曰哀悼 壬申環慶副都部署任福等攻西賊白豹城克之凡燒廬舍酒務倉草場偽太尉衙及破蕩骨咩等四十一族兼燒死土控中所藏蕃賊不知人數及擒偽張團練并蕃官四人麻魁七人殺首領七人獲頭級二百五十馬牛羊橐駝七千一百八十器械三百三印記六官軍死者一人傷者一百六十四人賊時盛兵寇保安及鎮戎軍福等自慶州東路華池鳳川鎮聲言巡邊召都巡檢任政華池寨主胡永錫鳳川監押劉世卿淮安鎮都監劉政監押張立同議入界以牽制賊兵庚午行至柔遠寨明日犒熟戶蕃官且戒以不得離席遂部分諸將以駐泊都監王懷政圍白豹城西面攻偽李太尉衙守神林都北路都巡檢范全圍城東面守金湯路柔遠寨主譚嘉震監押張顯圍城

北固守葉市族路走馬承受石全正圍城南面駐治都監武英入城福押大陣居城南又遣別將驅所犒蕃官行前自柔遠至白豹七十里夜漏未盡抵城下四面各擊平明城破縱蕃部軍人等掠焚巢穴委聚方四十里是日晚還軍諸軍既還賊遣百騎襲其後范全設伏崖險賊半度邀擊之斬首四百級生獲七十餘人全開封人後改名恪 壬午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韓琦以三川寨諸將敗書聞且言劉繼宗權本軍才一日李緯等未曾經行陣倉卒出戰遂致退衄望特免推鞠但量其罪輕重等第削官或更移降差遣責其後劾王珪以孤軍摧鋒血戰所殺賊兵不少既身被重創尚求益兵出鬪人皆服其勇節雖亡數多蓋衆寡不敵望貸其罪必能感勵奮身盡死爲報從之 是月合奉宸五庫爲一庫在延福宮內舊名宜聖殿五庫一曰宜聖殿內庫二曰穆清殿庫

三曰崇聖殿庫四曰崇聖受納真珠庫五曰崇聖殿樂器庫於是合五庫爲一改名奉宸仍鑄印給之 冬十月癸未朔以御侍河南郡君朱氏清河郡君張氏並爲才人張氏河南人父堯封天聖初客南都依大姓曹氏曹以女妻之後擢進士第補石州軍事推官未行卒京師從兄堯佐將赴官于蜀而曹氏請以諸孤從行堯佐以道遠弗許曹益困堯封母錢氏女也張氏時八歲與姊妹三人由錢氏入宮寢長得幸于上性聰敏便巧挾智數能探測人主意先後將迎上以其良家子待遇異諸嬪使累封清河郡君於是與朱氏並爲才人朱氏開封人也慶曆元年八月朱氏生子曦張后本傳云也慶曆元年封清河郡君誤也會要亦誤 戊子詔自今內降指揮與臣僚遷官及差遣者並令中書樞密院具條執奏以聞 上性寬仁宗戚近幸有求內降者或不能違故也上性寬仁以 癸巳命館閣校勘刁約歐陽脩同修禮書 甲午賜

下據記

涇原駐泊都監禮賓副使王珪名馬二疋黃金三十兩裹瘡
絹百疋仍遣使撫諭之復下詔暴其功塞下以厲諸將尋命
爲本路駐泊都監復兼行營勒金字處置牌賜之使得專殺
乙未端明殿學士李淑等上所定銅符木契傳信牌下有司
製之銅符之制上篆刻曰某處發兵符下鑄虎豹爲飾而中
分之右符五左旁作虎豹頭四左符一右旁爲四竅令可勘
合又以篆文相向側刻十干字爲號一甲巳二乙庚三丙辛
四丁壬五戊癸左符刻十干半字右符正刻甲巳等兩半字
右五符留京師左符降部署鈐轄知州軍官高者掌之凡發
兵樞密院下符一至五周而復始指揮三百人至五十人用
一虎一豹符五十人以上用雙虎雙豹符樞密院下符右符
第一爲始內匣中緘印之命使者齎宣同下宣云下第一符
發兵若干所在取左符勘畢即發兵與使者復緘右符以還

仍疾置聞所在籍下符資次日月及兵數無得付所司其木
契上下題某處契中剖之上三枚中爲魚形題一二三下一
枚中刻空魚令可勘合在旁題云左魚合右旁題云右魚合
上三枚留部署鈐轄官高者掌之下一枚付諸州軍城寨主
掌之部署鈐轄發兵馬百人以上先發上契第一枚貯之韋
囊緘印之遣指使齎牒同往所在驗下契與上契合即發兵
復緘上契以還仍報部署鈐轄其發第二第三契亦如之掌
契官籍發契資次日月及兵數互爲照驗傳信牌中爲池槽
藏筆墨紙令主將掌之每臨陣傳命書紙內牌中持報兵官
復書事宜內牌中而還主將密以字號驗毋得漏軍中丙
申環慶部署忻州團練使兼知慶州任福爲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賀州防禦使賞白豹城之功也尋命福兼鄜延路副
都部署 庚子出內藏絹一百萬下三司助邊費 初鴻慶

宮災集賢校理胡宿請修火祀以闕伯對祭大火禮官議曰
闕伯配火侑食如周棄配稷土配社之比下歷千歲遂為種
祀 祖宗以來郊祀上帝而大辰已在從祀闕伯之廟每因
赦文及春秋委京司長吏致奠成秩之典未始云闕然國家
有天下之號實本於宋五運之次又感火德宜因興王之地
商丘之舊作為壇兆秩祀大火以闕伯配建辰建成出約之
月內降祀版留司長吏奉祭行事邊豆牲幣得視中祠雖非
舊章特示新禮闕伯舊廟官給材費修飾乃上壇制高五尺
廣二丈四出陛陞廣五尺壇一重四面距壇二十五步位版
以黑漆朱書曰大火位配位曰闕伯位牲用羊一豕一器準
中祠歲以三月擇日長吏已下分三獻州縣官攝太祝奉祀
十一月 丙辰內出御撰洪範政監審樂要記風角集占以
示輔臣仍以風角集占賜陝西諸路部署司 贈延州塞門

寨主內殿承制高延德為慈州團練使錄其子三班差使殿
侍允文為右班殿直閤門祇候權兵馬監押右侍禁王繼元
為右屯衛將軍忠州刺史錄其子導諒為右班殿直導式三
班奉職遵禮借職 又錄故延州西路同巡檢右侍禁張圭
子懷嵩為右侍禁懷英為右班殿直懷瑾為三班奉職並以
與西賊戰沒也 壬戌有大星流西南聲如雷者三 丙寅
徙知河中府樞密直學士狄棐知鄭州有中貴人過河中言
將援棐於上前棐荅以它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
官侍從可以老而自污耶 丁卯廊延路部署司指使右班
殿直狄青為右侍禁閤門祇候涇州都監青每臨敵被髮面
銅具出入賊中皆披靡無敢當者尹洙為經略判官青以指
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副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才也
二人一見竒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將不知

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術由是益知名 乙亥贈鎮戎軍西路都巡檢使內殿承制楊保吉為深州防禦使封其妻趙氏為天水縣君又贈其父入內供奉官守信為太子左衛率府率母蘇氏為襄陽郡太君以保吉與西賊戰死也 丙子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王公為樞密直學士知渭州河東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楊偕為樞密直學士知并州有中官預軍事素橫前帥優遇之偕至一繩以法命率所部從副部署赴河外戒曰遇賊將戰一稟副部署節度中人不復捧檄訴偕叱曰汝知違主帥命即斬乎監軍怖汗不覺墮笏翌日告疾未幾遂卒於是軍政肅然 庚辰知制誥賈昌朝同判流內銓初銓法縣令奉錢滿萬二十千乃舉令昌朝以為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令請槩舉令而與之俸如大縣從之會要在明年三月昌朝安撫河北建請 是月浙東軍士鄂鄰等殺巡檢使張懷

信聚兵剽劫湖南福建廣南諸州縣逃入海懷信內臣性苛

虐眾號張列劫鄰等積怨忿遂作亂鄂鄰等作亂國史無之

載其事於九月不知何據今從 十二月出內藏庫絹一百

萬下三司助邊費 乙酉命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李淑知制誥賈昌朝同修起居注郭稹天章閣侍講王洙同

詳定弓手強壯通制又命淑判兵部洙同判時諸路方籍鄉

兵上兵部也河北強壯在籍者凡二十九萬三千河東十四

萬四千此據本志康定年兩路強壯 丙戌詔司農寺以常平

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自景祐末不許移用常平數年間

有餘積矣而兵食不足故降是詔 詔天下諸縣凡擷飛蝗

遺子一升者官給以米豆三升先是直祕閣趙希言奏禮天

子廟親廟五祧廟二據古僖順二祖當遷國家道觀佛寺並

建別殿奉安神御豈若每主為一廟一寢或前立一廟堂以

今十六間為寢更立一祧廟遂室各題號及銷毀泐寶神御物金銀萬八千兩甲午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故陵上更稱寢殿而宗廟無寢蓋本於茲鄭康成謂周制立二昭二穆與太祖文武共為七廟此一家之說未足援正荀卿王肅等皆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降殺以兩則國家七世之數不用康成之說也 僖祖至 真宗方及六世不應使立祧廟自周漢每帝各自立廟晉宋以來多同殿異室國朝以七室代七廟 祖宗相承行之已久不可輕改又 祖宗時神御法物尚少及歷三聖加崇奉之禮而寶盃銀床充滿二室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寶物此傳者皆在焉請別為藏自是室題廟號建神御庫於宗正寺西 乙未徙知隨州右千牛衛上將軍王德用知曹州德用

道過許州梅詢謂德用曰道輔害公者今死矣德用曰孔中丞以其職言豈害德用者朝廷亡一忠臣可惜也 初晁宗慤等至永興議邊事夏竦等合奏今兵與將尚未習練但當持重自保竦其侵軼則乘便掩殺大軍蓋未可輕舉及劉承宗等敗 上復以手詔問師期竦等乃畫攻守二策遣副使韓琦判官尹洙馳驛至京師求決于 上 己亥入對崇政殿先有詔琦遷禮部郎中洙加集賢校理琦言臣以大計不俟召赴闕若僥倖進秩將不容於清議解不拜 癸卯殿前副都指揮使寧遠節度使鄭守忠為安遠節度使知徐州馬軍副都指揮使威武留後高化為建武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永清留後李用和為馬軍副都指揮使殿前都虞候英州防禦使孫廉為隨州觀察使天雄軍副都部署馬軍都虞候高州防禦使方榮為容州觀察使步軍副

都指揮使步軍都虞候洋州觀察使真定府路副都部署劉興為昭武留後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眉州防禦使鄜延副都部署葛懷敏為殿前都虞候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環慶副都部署任福為馬軍都虞候寧州刺史鄜延副都部署許懷德為陵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孫廉劉興並落管軍仍詔步軍都虞候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皆未補人俟邊將有功者除之蔡興宗官制舊典云管軍八位自比政府八公而武弁軍門乃號入抗梯則關故武舉世格至嚴每分武舉世俟及軍伍出身難其人而不敢廢今附見當考按興宗軍伍四員常缺蓋難其人而不敢廢今附見當考

兵部尚書參知政事宋綬卒母尚無恙綬始得疾不視事母問之則曰小瘳矣又通賓客省問若且安者莫以紓母憂然條理後事甚詳雖家人不知也 上幸其第臨奠輟二日朝贈司徒兼侍中謚宣獻綬性孝謹清介言動有常為兒童時

手不執錢後博通經史百家之章為一時所尚朝廷有大議

論多所財定凡論前人文章必正其得失至當世之作則未

嘗議也楊億嘗稱其文沉壯淳麗尤善鋪賦吾不及也藏書

萬餘卷手自校讎筆札精好 上嘗取所書千字文及卒多

收其字帖藏禁中 乙巳詔鄜延涇原兩路取正月上旬同

進兵入討西賊 上與兩府大臣共議始用韓琦等所畫攻

策也樞密副使杜衍獨以為僥倖出師非萬全計爭論久之

不聽遂求罷亦不聽歐陽脩墓銘云大臣至有欲以沮始

晁宗慤即軍中問攻守策衆欲大舉經略判官田京曰虜畜

謀久矣未易亟破也今欲驅不習之師深入虜地與賊銳鋒

爭一旦之勝此兵家所忌師出必敗或曰宜與講和京又曰

賊兵未嘗挫安肯和也此事附杜衍不欲太子中允館閣校

勘歐陽脩上書曰自元昊叛逆關西用兵以來為國言事者

衆矣臣初竊爲三策以料賊情然臣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者謹條以聞夫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始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駘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控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爲戎狄侵邊自古爲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爲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

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群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善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爲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一出則其鋒不可當執劫番官獲吾將帥多禮不殺此其兇謀所畜皆非倉卒者也奈何能以上策而疲吾吾自知其已困彼爲又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卒伺釁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閫外之

事而君不御者也至於外料賊心之謀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知以久而疲我爾吾勢可察西人已困矣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以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一舉而滅之者然秦漢尤強其所攻者今元昊之地是也况自劉平陷沒賊烽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覺隙控其亮鋒是攻守皆未有休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

措克細碎既已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摧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爾外為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必通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日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爾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

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泚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尚有二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泚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後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綠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為尚當為之况昔人行之而未遠今入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未

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之入秦不由關東而道南陽過鄴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亦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頃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為都行者皆趨關東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鄧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泚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入輦而運之募置遞兵為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泚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惜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踰年不能畢工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

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漕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于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于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者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盡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推酒與茶征關市而算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於無事之時悉以冗費而靡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游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士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為也况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

興用乏趙過為畎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得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治田不為易也猶勉為之方曹操屯兵許下時疆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秦祗韓浩之計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數百萬隋唐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勉為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請舉其近者自京已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勞田今若督之使勤以先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去教習而飲博取資其家

不顧有無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三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為遊手凡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靡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于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 太宗皇帝時常貸陳察民錢使市牛而耕 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買于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弃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群游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歲任耕廢田一頃使四五萬

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田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移用之爾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它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 必與下而共之然後流通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益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于父至其虧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爾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

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詳之矣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監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群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含利之商爭先而湊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妬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妬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夫國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賈其利取少而致多之術也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

所不為臣謂行之難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扞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一二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銳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丁未詔開封府京東西河東路括驢五萬以備西討從陝西經略司所上攻策也括驢五萬孫沔奏議或可刪附魏泰南錄琦帥陝西將回路進兵入平夏以取元界事行有日矣魏公與執中舊薦于韓公韓召之諭以入界事執中雅不欲為是行因問韓公曰韓公曰今大兵入界則從深遠以致我師無乃曠日持久而乎韓公曰韓公曰今大兵入界則從深遠以致我師曰糧道豈能兼程耶韓公曰韓公曰今大兵入界則從深遠以致我師行連與兵相繼也萬一深而康元遂不使入而食矣食中徐曰亦子大也萬一深而康元遂不使入而食矣食路進兵亦子大也萬一深而康元遂不使入而食矣食范仲淹也或於此附范仲淹待春深方入者不議戊申屯田貞

外郎通判河中府皮仲容知商州兼提點采銅鑄鐵錢事仲容賞建議鑄大錢一當十既下兩制及三司議其事謂可權行以助邊費故有是命初韓琦安撫陝西嘗言陝西產鐵甚廣可鑄錢兼用此據琦家傳於是葉清臣從仲容議鑄當十錢翰林學士承旨下度奏曰漢之五銖唐之開元及國朝錢法輕重大小最為折中歷代改更法雖精密不能暮年即復改鑄議者欲絕以峻法革其盜鑄昔漢變錢幣盜鑄死者數十萬唐鑄乾元及重輪乾元錢錢輕幣重嚴刑不能禁止今禁旅戍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可時用舊錢不出新錢愈輕則糧芻增價臣嘗知湖州民有抵茶禁者受千錢立契代鞭背在京西有強盜殺人取其弊衣直不過數百錢盜鑄之利不啻數倍復有湖山絕處兇魁嘯聚鑪冶日滋居則鑄錢急則為盜民間銅鈔之器悉為大錢何以禁止乎本志云軍興陝西移用不

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號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鑄錢按實錄乃鑄鐵錢與本志不同當考孫沔奏乞罷鑄大錢當刪附三司使葉清臣言新茶法未適中請擇明習財利之臣別行課校上以號令數更民聽眩惑乃詔即

三司裁定務優販者然亦卒無所變也初明道二年復用

天禧舊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監

此據食貨志第四卷及景祐二年三司言諸路博易無利乃已附明道二年未及景祐二年三司言諸路博易無利乃

罷之而入錢京師如故此亦據食貨志第四卷景祐二年詔實錄死之今且依本志附此

是歲又詔商人入芻粟陝西並邊願受東南南監者加數予之

此亦據食貨志第四卷志云康定元會河北穀賤三司因請內

地諸州行三說法募人入中且以東南監代京師實錢詔采

至二千萬石止此據食貨志第三卷其第四卷加數與東南

給緡錢即第三卷所書稍詳今用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八十一之三



